

近代歐洲教育家及其事業

邁爾 著
黃溥 譯

世界書局印行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月初版

近代歐洲教育家及其事業

實價國幣一元五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邁爾
譯者 黃溥
發行人 陸高誼
出版者 世界書局

發行所 上海及各省世界書局

序

在這本書裏，我想描寫關於近代和當代歐洲新教育的幾種比較顯著的情形。我的動機有兩種：一是我想應付我在紐約大學(New York University)教育學院所教一班選習當代教育趨勢課程的學生的需要。二是我也久已覺得本書所介紹的這種材料，對於大多數的美國教育界的人士不無多少用處和幫助。因為許多美國教育家爲着語言上的缺陷與國外的教育界很顯著地隔絕起來，雖然他們對於國外教育事業和目的有了了解的需要。

許多教育家的事業很少，或簡直沒有用英文敘述過的。我盡力將關於他們的材料編入本書內。其中自然有幾個例外，如敘述蒙特梭利(Montessori)和丹麥民衆中學(Danish Folk High School)等。我編入這種人人熟悉的材料，大部分是因為牠的重要性。在本書內，我並沒有想包括所有的歐洲教育家。許多其餘的教育家，和他們的事業，本可相當地加以評論——如在丹姆斯它特(Darmstadt)努力成人教育的吉斯林(Keyserling)，已故的魯杜夫師坦勒(Rudolph Steiner)，新大學學友(Compagnous de l'Université Nouvelle)，師登(Stern)，已故的尚德生(Sanderson)，皮阿格(Piaget)，費里耶(Ferrière)，和無數其餘的教育家。本書沒有把他們包括在內，實在不是因為他們不關重要，乃是因為別有原故：他

們的貢獻往往帶着特殊興趣而少普通興趣；有些時候與書中已經述過的其他貢獻多少有點過於類似；還有些地方，他們的貢獻在他們的本國很有價值，不過對於美國人士好像近乎奇怪，因為美國有她自己的特性。

本書敘述一些教育家的事業和理想。這些教育家都是屬於新教育一派的。從教育學的立場看，他們與歷代的和各國的大教育家是同一派的。在他們的教育哲學和目的上，以及在他們達到這些目的的方法上，他們有很大的差異。但是有一點是他們都同意的：那就是學校應當給兒童一個機會隨他自己盡量地發展。他們像維廉邁斯特 (Wilhelm Meister) 一樣，以為聰明人必定讓兒童找出適合他本性的事物。他們並不極力地主張按照任何預定的模樣來陶鑄兒童，他們贊成讓兒童自己生長。不過，同時聰明的教育家必設法引導學生，並指示他如何能够由他自己的行動和由他自己負責去充分地造就他自己。在這種共同的意見中，有一個顯著的例外：那就是現代的蘇俄。蘇聯 (U. S. S. R.) 的教育家雖願意追隨維廉邁斯特去讓兒童找出適合他本性的事物，然終究這些事物必須常與共產主義的社會意識相合，因此蘇俄的學校如在主義宣傳的高壓手段之下的。

我寫這本書的時候，深得一些人的直接或間接的援助，可惜不能一一向他們誌謝。不過，我極誠懇地感謝他們。對於所有那些供

給我關於他們的事業和學校的特殊材料和消息的教育家，我不勝感激。在這裏我應當特別地提及貝德爾斯學校的柏德烈 (J. H. Badley of Bedales)，阿登瓦特學校的保羅格希卜博士 (Dr. Paul Geheeb of Odenwald)，岳斯學校的卓治白梯耳 (Georges Bertier of the Ecole des Roches)，和韋克司多夫學校 (Wickersdorf) 的前任校長雅卜辜爾 (Jaap Kool)。這幾位先生不僅給我一些關於他們的教育事業有價值的材料，而且校閱過關於他們的學校的那幾章文字。我無須說書中間或在評論上或事實上發現任何錯誤不由他們負責。我也誠懇地多謝卡雪非尼亞大學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教育學院閔宜克 (J. H. Minnick) 院長，因他許我翻印我以前在他主編的教育展望發表過的材料中的一部分；也同樣地多謝學校與社會 (School and Society) 的編輯卡特爾博士 (Dr. J. McKeen Cattell)，和皮巴笛教育雜誌 (Peabody Journal of Education) 的編輯喀萊布博士 (Dr. A. L. Crabb)。在我自己的同事中，我尤其感謝卡英 (Dr. E. George Payne)，郝恩 (Dr. Herman H. Horne)，和饒多沙支維喀 (Dr. Paul R. Radosavljevich) 諸博士，因為他們的學識，眼光，和經驗對於我是一種恆久而愉快的刺激。

邁爾 (A. E. Meyer)

主編者引言

每年教育史的書籍有加無已。這些書大半跟着傳統的式樣注重教育史中多少屬於古代的正常趨勢。寫教育書籍的人喜歡追述一些大領袖的影響和由他們所策動的活躍的教育革命運動，雖然事實告訴我們，古代作家的理論與貢獻，在決定現今教育政策上比較起來，沒有現代教育家的貢獻那樣重要。

其實，在我們的文化上最近的變化，對於教育需要一種新的研究方式。以前幾個世紀的教育理論和實施是無效的，除非牠們經過修改以求適合二十世紀的情形。所以對於正謀解決由世界調整中所產生的教育問題的一些領袖，我們有介紹和評述的迫切需要。

邁爾博士使本書讀者熟識各國一些現在的教育計劃和牠們的主持者，這是他對於教育史的一種特殊貢獻。

卜 英 (E. George Payne)

目次

序

主編者引言

第一章	賴特哈特(Jan Ligthart).....	1
第二章	蒙特梭利方法(The Montessori Method)	13
第三章	德可樂利的事業(The Work of Ovide Decroly).....	24
第四章	辜辛訥與自由團體作業 (Roger Cousinet and Free Group Work)	36
第五章	岳斯學校(The Ecole Des Roches)	45
第六章	阿陀學校(The School of Berthold Otto).....	54
第七章	李枝與鄉村家庭學校 (Lietz and the Country- Home Schools)	65
第八章	溫力耕與韋克司多夫學校 (Wyneken and Wic- kersdorf)	77
第九章	阿登瓦特學校(The Odenwald School).....	89
第十章	貝德爾斯(Bedales)	103
第十一章	羅素與烽火山 (Russel and Beacon Hill)	117
第十二章	丹麥民衆中學校 (The Danish Folk High Schools).....	127

第十三章 奧國的新教育 (The New Education in Austria).....	133
第十四章 蘇俄的幼稚教育機關(The Russian Preschools)...	143
普通參考書目	150
索引	152

第一章

賴特哈特

賴特哈特 (Jan Ligthart) 是一個荷蘭國大教育家，在英美各國知道他的極少。他一生雖得着許多榮譽，然無甚麼驚人的事蹟。他曾任荷后的師傅，以後也居過許多的要職，但是他情願做一個謙卑的學校教師。他一生在荷京一個窮人區域中做一個仁慈的和堅忍的社會公僕。

這個荷蘭國的教育家，像他的精神上的弟兄裴斯塔洛齊 (Pestalozzi) 一樣，受母親的影響極大：他的簡單的理想主義和謙遜仁慈都是從他的母親得來的。但是他從事教育事業卻大部分是機會所造成。因為他的父母是很窮，他起初很少有獲得高等教育的希望。真的，假若他沒有一個了解他的老師發覺他的才具，提拔他充任一個教學實習生，他終身恐怕祇能受小學六年的教育。他後來的進展也是不容易。他的身體雖然虛弱，他還是不斷地發憤勤學，迄至他經過國家考試，取得教師資格為止。他一生與許多反對他的人相抵抗。一件令我們注意的事就是他在三十歲的時候，已充任海牙城 (The Hague) 都林街 (Tullingsstraat) 的一個大規模的小學的校長。這個學校注定為荷蘭全國最著名的小學。

在這個學校教職員中，賴特哈特注入一種合作的精神，因此全體教職員努力研究學校的種種問題。他們爲自己舉辦一種教育刊物。這種刊物注重兩個問題：一是如何擴大學生的活動？二是有何較好的方法選擇與組織教材！賴特哈特特別注重學生活動。他即是德國人士所謂「勞動教師」(Arbeitspädagoge)。兒童自然的活動應與他的學習發生關係；從他的本土本地起，漸漸擴大地研究宇宙間一切事物。一切教學應當注重實物；不過賴特哈特的實物教學，並不是一定要用實物；實物教學不應拮住教師的舌頭。賴特哈特曾經說過：「一個教師不用語言，如何傳授過去的事實？假設他對學生講授拿破崙進攻俄羅斯的故事，能作栩栩欲活的敘述，使學生都聚精會神的聽他，他可說已盡實物教學的能事」。(註一) 實物教學的用意，是在使學生對於一己的環境能一目了然，使他對於以後的教材——最後分析起來，即是自己的身世，——能有相當的準備，並使學生熟悉生活與自然的關係。

因此賴特哈特努力地使他的學生了解他們的環境；明白工作，實業，園藝，農業所有的貢獻；希望他們領會日常生活的事物，並能從平常事物中，得着深刻的感覺。教師的講授不單靠動人的言論，還須運用圖畫，實物，遊覽，參觀，以及校園的工作，以增加力量。所

(註一) 引自 Verspreide Opstellen (popular edition), The Hague,

以學生在第一年的時候，飼養動物，在田中及草場上研究植物。第二年研究農事及食物問題，如栽種穀物及番薯。第三年研究菜蔬。第四年的特殊教材，是紡織物與食料。第五年增加澱粉質食物。這一切的研究，多在校園中舉行。學生在課室內所研究的，凡屬可能的，都是校園工作的暗示。學生在課內研究蕃薯嗎？就讓他在校園中種植蕃薯。學生在課室內研究美術的理論嗎？就讓他在校景的佈置上觀察理論的運用。學生從事陶工，木工，及玻璃吹工。凡是值得人類工作及思想的事物，在兒童能力範圍之內的，都成為學校的一種合宜的教材。因此賴特哈特的都林街學校包含各種各類的活動。牠實在是一個動的學校(doing school)。

賴特哈特以學校與生活為一件事，不可分離。很有趣的，就是他在一八九九年，開始主編的教育雜誌；他命名為學校與生活(School en Leven)。他覺得學校不過是生活的一個工具；學校存在的主要原因，就是要使生活豐富。欲達到這個目的，必須使學校適合生活的需要與活動。把現時的生活帶入課室裏面。「向現實的生活前進！不獨要看牠多麼豐富，也要看牠多麼可愛。」(De wereld in[om te zien niet alleen hoe rijk maar ook hoe schoon de wereld is.)賴特哈特努力建立一種與兒童環境發生關係的課程，如上面所述的；他的課程，不是一種傳統的，與現時生活隔絕的課程，他的方法的根據，是自然，工作，與人。他的小學六年級的課程，是

每年級注重一個中心學習：第一年級學校環境與農村兒童的生活；第二年級，食物與住宅，材料的來源，與預備的方法；第三年級，建築的材料與粗淺的地質學，校園的表解與地圖，荷蘭地圖，與世界地圖；第四年級，本地植物，土壤，工業，與國外貿易的關係；第五年級，地理，歷史與自然科學；第六年級，初淺的生物學，物理，化學。

賴特哈特雖然極力主張教育活動化，他在學校裏並不忽視文字與語言。他自己善寫簡單可愛的文章。別人稱他為「用單音字的妙手」。他嘗與他的同事師比斯抓（Scheepstra）編著一套空前的兒童教本。這些活的教本，表現他的教育信條，對於荷蘭國的學校，灌輸不少的新鮮的空氣。在這些書的故事裏，作者創造了一些兒童人物；他們的生活與動作，都在四小卷書內說明。這些小人物，在家裏，在花園中，在街市上，都可以看見他們工作或遊戲。他們的經驗即是我們的經驗。兒童的背景漸漸地擴大；迄至到了高年級的時候，全世界都是他的。

賴特哈特對於博學的修辭癖家，不表同情。這些人祇妄談文法與修辭的定律；與活的，變化的語言完全不能合拍。這個荷蘭教育家，覺得語言的力量，要靠牠能否適合普通一般人的用法。他反對正式文法，是有理由的。他有一次寫着：「我們賴習慣而生活，不是賴邏輯而生活」。所以他教兒童作文，總是努力地啓發他們自由發表的能力：因為兒童作文的主要目的，就在由自然寫作而得的

快樂。

賴特哈特不甚注重教育科學，大概他對於教育科學有點懷疑。他對於教育科學家的態度，不全然反對的原故，多半是因為他受了他的同事喀斯米（Casimir）的影響。以他平時樸素的性質看來，他覺得教育科學，完全太廣泛，太複雜。教育學為專家所把持：「將知識的軀幹，分為無數的支幹」；以他們那好細微末節的特性，編成教學的教本；這些教本，經每次的增訂，越變越學者化。這些專家所視為最重要的，不是兒童的本性與需要，乃是廣博的學識。惟有賴特哈特不相信這些學術的權威；他自己情願用直覺與經驗的方法，研究他的教育原理。使他發生興趣的，是兒童，尤其是他本學校的兒童。課室就是他的研究室；在這裏，他與真實相接近；在這裏，他不受由空幻的理想與可疑的概論而來的危險。

賴特哈特對於教育的一切信仰，都是由他的長期經驗試驗得來的。他雖有直覺的天才，然總覺得個人的主觀不足，還須有一種較為確定的指導。他承認：「直覺不能給我們科學化的實在；由直覺得來的知識，不能使我們成立普遍的定律」。所以因着他的研究科學的朋友喀斯米的影響，他對於教育研究的客觀方法的宣傳，漸漸感覺自安；不久他竟表現一種敬重的態度。不過他自己還是懼怕以實驗為發明教育原理的工具。他承認科學的研究，對於改良學校的設施，有很大的補益；但是他感覺每個兒童在課室內，是一個特殊

的事實；各種普通定律，對於他們可以變成例外：每個兒童，總而言之，必需教師的特殊研究。

賴特哈特的工作，於二十年前告終，他死於一九一六年。但他在精神上確與今日新教育家是同一派的。他像裴斯塔洛齊一樣，覺得師生間情感的接合，為最要緊。他勸他的同事「捐棄自己」(Geef uzelf)！因為一個充任教師的人，祇有完全捐棄自己，纔能忠於他的職業的最高理想。賴特哈特的教育學說，是以整個的人為立場。照他看來，尊敬兒童，是教學成功的基礎。兒童切不可輕視；雖然年齡與經驗不足，他還是一個人；因為是一個人，他應受對於成人的一切尊敬與體恤。賴特哈特說：「無論如何，我決不棄絕仁慈；這仁慈是我決定用以增加及堅固在兒童心內所蘊藏的良善」。祇有被愛情感動的人，纔可創造一種校風；這種校風，是解放兒童的精神與他的潛伏的能力所不可少的。比教師的訓練還要緊的，也比他的知識與才力還要緊的，就是教師的人格。要使兒童成為一個有道德與社會化的人，他的成功的主要途徑，就是師生間的交往。道德教育，照賴特哈特看來，就是教師本人 (De zedelijke opvoeding—dat is de man self)。

賴特哈特一大部分成功的來由，與其餘的著名教師一樣，是在他有了了解學生的能力。他應付頑皮學生的方法，就是所謂「橘子方法」；在荷蘭早已聞名。這個方法，是以蜜餌蠅的慣例為根據，牠的

功效亦復相同。

話說，有一天下午，一羣兒童聚在賴特哈特的住宅前；伸長他們的頸項，往窗內窺看；不久，他們就無禮的議論他們所見的。但是賴特哈特並不衝開窗門責備他們，也不跑出門外用棍威嚇他們。他祇是輕輕地打開窗子，給每個頑童一個橘子。自然這些頑童驚愕起來，面紅耳赤，悄悄的走了。他們再不煩擾他……他的「橘子方法」，是以諒解為根據；這種方法，是沒有人能反對的。

有一次賴特哈特的一個教師正在唱歌的時候，忽然有人攪擾。有兩個十五六歲的女子，在校旁閒遊，有意惡作劇；她們一聽到校內唱歌，乃着手對唱。那受驚擾的教師，走近窗戶勸戒她們，她們大聲高唱，並作鬼臉。那個教師無法制住她們，祇得極忙向賴特哈特求助。但是賴特哈特依他的特性辦理，邀請這兩位不服約束的女子進教室來，她們進來，多少有點躊躇。賴特哈特為招待她們起見，使小學生唱他們頂會唱的歌曲。過了十分鐘或一刻鐘，前時好吵鬧的女子，完全歸服，感激地笑着，離開學校去了。

祇有一次，賴特哈特對於他那確能奏效的方法，嚴重地發生疑問。這一次，就是他以這種方法用於一羣七歲到九歲的男孩（不是學生）；這些男孩，在每日放學後，發生很大的騷擾。賴特哈特為要減除他們為害起見，請他們進學校空場及花園裏來。但是這些兒童，不獨不尊重他的厚意，反而比以前更不守秩序，到處亂跑，像野

人一般的呼叫，踐踏花地。對於這種侵犯，賴特哈特也無法制止；每日眼見他的「橘子妙法」歸於淒慘的失敗。有一次他逼不得已賞這些兒童一個閉門羹；後來他的氣力用盡，因為他的身體素來羸弱。他祇得坦白地撫心自問，他的方法真地失了效力麼？對於這羣特別兒童，他是否錯用了他的方法？這些兒童是否一種原則的例外，與其餘每種原則所發生的例外一樣？

賴特哈特答覆他自己的問題的辦法，就是第二天請這些兒童到他家裏來。他在門口遇着他們的時候，滿臉笑容；比以前更加誠懇。

「我們能否進來？」，他們小心地問他。

「當然！不過我有一件事必須告訴你們。你們曉得，我們的學生在花園裏，從不喊叫。昨天你們不明白；但是現在你們曉得了。我相信你們不會忘記，是不是？」

「是，我們不會忘記。但是我們能不能進來？」

「祇要你們守約，自然可以。」

「他們怎樣——我們也能帶他們進來麼？」他們指出兩個年紀較大，容貌不甚柔和的同伴來。

「自然他們可以進來。」

於是「橘子方法」再被試驗一次。賴特哈特重行請那些兒童到學校裏來。這一次將學生的工作指示他們，使他們欣喜驚異。在這

裏，有奇異的模型，圖畫，書籍；這些都是他們從未見過的。全部景象，使他們感覺莊重而且滿意。他們雖然興奮，還是小心地抑住他們的聲音，跟着賴特哈特從這間房間走到那間房間，好像狗子高興地隨着牠們的主人一樣。這些兒童，令人不可思議地改邪歸正了：他們從一種粗魯狂妄的烏合之衆，一變而爲一羣崇拜英雄的人。他們找着了一個真實的英雄；他諒解他們，他們也諒解他。從此以後，賴特哈特的友誼，對於他們是不可少的。

有人說賴特哈特「太柔和」；批評他的「橘子方法」太愚笨，寬鬆。自然，這些人較他強硬多了。他們生來祇知道命令，喊出口令來好像一個上操的隊長一樣；他們常以相當的方法處置犯規的兒童；所以看賴特哈特爲一種軟弱的人。自然，這種評斷，完全錯誤。賴特哈特的方法，乃是由理想主義所組成，要實行這種方法，不獨需要愛心與體諒，而且需要勇敢。這種方法，並不是感情任事。乃是一種奮勉的努力，「以善勝惡，以熱情勝冷淡，以溫柔勝粗暴，也是以力量勝懦弱；最後，以愛情勝一切。」這就是「橘子方法」。

賴特哈特特別注意的雖是年小的兒童，但是對於青年及他們的猖狂暴動的問題，也表現一種深切的興趣。他勸告父母及教師，對於不服約束的青年，須當容忍。這些青年不過是順着自然以求生存。他說：「每一時代的人，若是有生氣，必是不爲習俗所束縛」。他所痛惜的，就是習俗，信條與慣例的煩重，因爲牠們畢竟是太早地